

# 元佚名《藍采和》雜劇的 著作年代及其傳本考

陳萬鼎

## 摘要

《藍采和》雜劇是元代無名氏的作品。這本戲劇是以元代戲班伶人生活情形為背景，以民間「八仙」故事為題材，是當時超脫世俗，慰藉抑鬱心靈的神仙度脫劇。劇本著述年代不詳，但可以根據該劇的曲辭中，所提到當時正在上演的七種戲劇，這七種戲劇有的作家、生平事跡可考；所以，推測到它的著作年代，大致是西元1293年，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，並可將此年代上下游移五年，即1288—1298年，較是接近事實的年代。本文又將上世紀《藍采和》雜劇發現年代，及現存四種板本，一併敘述，以便讀者參考。

## 一、前言

《藍采和》雜劇，它的題目「引兒童到處笑呵呵，老神仙擱手醉高歌」；正名「呂洞賓點化伶倫客，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」，《藍采和》便是它的簡名。此劇是以元代（1206—1368年）戲班優伶生活情形為背景，利用中國民間故事「八仙」人物為題材，搬演元代入主中原，以部族思想剝削人民，造成社會階級不平等，文

---

關鍵詞 (Keywords)：藍采和；雜劇；著作年代考；板本考；三王定政臨虎殿

*Lan Ts'ai-ho*；Yuan Play；The Work Age Tests；The Edition Tests；San  
Wang Ting Chen Lin Hu Tien

陳萬鼎：國立故宮博物院榮休研究員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。

人生活情緒低迷時代，為逃避現實，寄託心靈，超然物外的「神仙道化」劇。

《藍采和》雜劇作者姓名不詳，著作年代亦不詳？自抗日戰爭期間，明藏書家趙琦美(1562—1624)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二百四十二種發見後，該劇被列為元、明間無名氏作品。然而從劇本中，有鍾離權「點戲」的曲詞，就提到當時流行的雜劇七種（或六種），這七種雜劇，有的可以考證作者的生平事蹟，即可推測《藍采和》雜劇相對之年代，及從劇本結構的「宮調」（音樂）、「套數」（樂章）、「曲韻」（聲樂）種種特殊關係，也可以推測作家的大致年代。該劇現知見著錄凡四種，傳本一種，景印本至少兩種以上，茲特一併綴述，敬請讀者先生批評指教！

## 二、《藍采和》雜劇的本事<sup>[1]</sup>

《藍采和》雜劇，可以說是以戲演「戲」——劇中劇。劇中表演一個伶人，姓許名堅的班主，藝名「藍采和」。他妻子喜千金，兒子小采和，媳婦藍山景，姑舅兄弟王把色，兩姨兄弟李薄頭，全家人都是以戲劇為職業組織而成的「共同生活戶」。戲班名「梁園棚」，地點在汴梁（今河南省開封市），他劇藝精良，深受觀眾歡迎！雖然藍采和是個班主，也是平凡的百姓家，誰知道他竟有半仙之份？一日，大羅神仙鍾離權下凡，化身為一道士——當時元朝人稱道士為「先生」——到梁園棚看戲要度化藍采和。鍾離權首先是亂坐位子，後來要「點戲」，要指定演某戲，總之，處處找碴滋事而已。當藍采和五十生辰那一天，他又到戲班門口，大哭、大笑三聲，亂講一些犯忌諱的話。後來，藉藍采和延誤「官身」，就是耽誤了官府支配應服的義務役，被判扣廳責打四十大棒子，嚇得藍采和魂飛魄散！那知這官府的官員，是鍾離權的徒弟呂洞賓幻化的；這時鍾離權出現，度脫藍采和出家，就免了責罰。他便拋棄了妻子兒女及全班的好伙伴，隨鍾離權而去，從此，許家班少了主角，淪為第三流的流動戲班了。

駒光如駛，眨眼三十年過去了，喜千金九十歲，王把色八十歲，李薄頭七十歲，老了做不得營生，他們年小的作場，便與他們擂鼓助陣。這時藍采和已修真得道，赴瑤池歸來，聽見人間一片樂聲，下界一觀，原來是一個無名器的戲班，

[1] 元·佚名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雜劇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楊家駱主編《全元雜劇三編》第五冊，1963），頁2095-2124。

正在演戲；不料這戲班就是他原來的「梁園棚」。他見到眾伙伴都老了，他仍然是當年模樣，一點不曾老。大家勸他演幾齣戲，賺點盤纏也好返鄉，他也應允了。迨他到後臺上妝，揭開帳幔，祇見呂洞賓、鍾離權兩位神仙，端坐在帳內，說道：「許堅你凡心不退里那？」「你不是凡人，乃上八仙數內藍采和是也！今日功成行滿，同登仙界。」這劇便落幕了。

《藍采和》雜劇，是依託民間八仙，象徵吉慶之神敷演而來，在元代算是非常流行，以度脫為主流的劇種。其本事重要根據，是宋人李昉《太平廣記》<sup>[2]</sup>卷二十二 神仙「藍采和」傳記而來。劇中許多情節，都彙括在這傳記中，不過它將故事寄託在當時戲班的背景裡，無形中流傳下來許多戲班生活真實情況，使我們對於元代伶人們生活有了深刻的認知；同時它還是海天孤本，覺得十分珍貴，便使後世人，對該劇本的著作年代，與作家年代，產生探索的興趣！

### 三、「點戲」的緣由與意涵

「點戲」這個名辭，一般讀者可能對它陌生。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說：如三五好友相聚，一同至餐館小酌，第一件事便是「點菜」，或是由餐館拿出「菜單」，由客人指定菜餚；「點戲」這名辭，如同「點菜」的性質了。

國劇大師齊如山《京劇之變遷》一文，有云：「教坊記云：『演戲所司先進曲名，上以墨點名，即舞，不點者，則否，謂之進點。』上戲之『點』字，當即出此。前清宮內演戲之制，未演戲前，亦進戲目於上，與唐時略同。」可見戲班早已流傳「點戲」的風尚。元朝戲班對於雇客（包括官府及廣義的觀衆）似有提報本戲班能上演戲目之義務，雇客也似乎有「點戲」之權利，從宋、元南戲時代以迄明朝初年雜劇時代，戲班還流行著。如《宦門子弟錯立身》南戲，熱戀戲班女主角的宦門子弟延壽馬，召王家班女伶王金榜來衙門書房小唱，王金榜便報了27個戲目，如「一個負心王魁，孟姜女送寒衣，脫像雲卿鬼做媒，鴛鴦會卓氏女，郭華因為買胭脂，瓊蓮女船浪舉，臨江驛內再相會。」這些都是戲目。還有明朝朱有燾《劉盼春守志香囊怨》雜劇，愛慕良家子弟周恭的行院女伎劉盼春，也為周恭報了31個戲目，任由周恭選擇；後來周恭說：「這《玉盒記》正可我心，又是新近老書會先生做的，十分好關目，大姐便做這個傳奇，俺看賞

<sup>[2]</sup> 宋·李昉，《太平廣記》（臺北：明倫書局，1971），《藍采和記》，頁151-152。

一回。」上述這些戲目，在元鍾嗣成《錄鬼簿》(戲劇解題書目)中，大率可以查得到，可見事實如此。

關於元朝的「點戲」，在當代大戲劇家關漢卿《錢大尹智寵謝天香》雜劇，看到一則實例。劇演開封府尹錢可，為了好友的面子，想替歌伎謝天香除「樂籍」(古代宦伎都列花名冊管理)，藉喚「官身」傳謝天香來府唱曲子。天香云：「告宮調」？錢可云：「商角調」。「告曲子名」？「定風波」！這時天香就開始唱「定風波」這闕曲子。定風波是北宋詞家柳永的傑作，屬「商角調」一百字體，原詞用「歌戈韻」；現在，徵引部分詞文為例<sup>[3]</sup>：「自春來慘綠愁紅，芳心事事可可。日上花梢，鶯穿柳帶，猶壓香衾。暖酥銷，膩雲鞦。終日厭厭倦梳裹。無那，恨薄情一去，音書無個！(下半從?)」這詞的上半片的「可」、「裹」、「個」等字，是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第十二部「歌戈」韻。錢可選這闕詞，就是要謝天香唱出「芳心事事『可可』」，錢可使用犯官員名諱來懲處她，要迫使她同意與錢可好友成親。當天香正待唱出「可可」時，衙役張千便咳嗽一聲，使個眼色，聰明智慧的謝天香，便唱成「己己」(可己也)，因為「己」字是《中原音韻》第四部「齊微」韻，所以，全詞的「可」字改唱為「睡」字，「裹」字改唱為「洗」字，「個」字唱為「寄」字，對於原詞意義沒有絲毫改變，不失韻腳，不差平仄，不亂宮商，這完全是大作家關漢卿文字遊戲的功力，也讓我們對於元朝「點戲」，得到正確概念。

#### 四、《藍采和》雜劇中所涉的七種戲目

《藍采和》雜劇第一折，鍾離權「點戲」，藍采和便「數(尸×乙、)戲目」給鍾離權去選擇，這一段曲詞如此：

[末](藍采和云)：「師父，你要做甚麼雜劇？」

[末](鍾離權云)：「但是你記的，數來我聽。」

[末](藍采和云)：「我數幾段，師父聽咱」(唱)

【仙呂·油葫蘆】：「甚雜劇請恩官望著心愛的選(鍾云)你這句話敢忒自尊麼？(藍唱)俺路岐每怎敢自尊，這的是才人書會斬新編。(鍾云)既是才人編的，你說我聽。(藍唱)我做一段于祐之金水題紅怨，張忠澤玉女琵琶

[3] 潘慎，《詞律辭典》(山西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)，定風波詞100字體，頁185-186。

怨。(鍾云)你做幾段脫剝雜劇。(藍唱)我試數幾段脫剝雜劇，做一段老令公刀對刀，小尉遲鞭對鞭，或是三王定政臨虎殿。(鍾云)不要，別做一段。(藍唱)都不如詩酒麗春園。」(接唱)

【天下樂】：「或是做雪擁藍關馬不前，(鍾云)別做一段。(藍唱)小人其實本事淺，感謝看官相可憐。」(以下節略)

這段曲辭，藍采和一共數了七個戲目：(一)于祐之金水題紅怨、(二)張忠澤玉女琵琶怨、(三)老令公刀對刀、(四)小尉遲鞭對鞭、(五)三王定政臨虎殿、(六)詩酒麗春園、(七)雪擁藍關馬不前。這七個劇名，有的在鍾嗣成《錄鬼簿》中查得，或是有傳本、殘曲，有的查不到，須用到考證，因間接從已知的劇作家的生平事蹟，可推測到《藍采和》雜劇著作的年代。

任何行業發展到相當程度，就會利用它的資源，宣傳它事業的成績。元人雜劇與明人雜劇、傳奇，數說戲目，是不是也因這邏輯的誘導，以誇大他們演藝內涵的豐富。現代相聲名家吳兆南、魏龍豪，所表演的相聲「離婚記」<sup>[4]</sup>，數說一對夫妻鬧離婚，用中外電影的片名為口語，講出彼此歷年從戀愛到結婚，以及婚變到離婚經過的情形，其節目二十分鐘，用了上千種電影片名，一氣呵成，令人聞之感覺中外電影卻如此之多，又能如此完整收集，串成故事口白實足驚人！

## 五、鍾離權點戲的戲目考

鍾離權「點戲」，藍采和「數戲」，這段曲詞也許是劇作家無所用心提及，而我們後世人卻將它視為當年最流行的戲劇，將它作為研究元代戲班重要史料，值得詳細考索。茲就所數戲日本事與作家生平敘述於下：

### (一) 于祐之金水題紅怨

1.馬廉《錄鬼簿新校注》<sup>[5]</sup>著錄：該劇白樸作。題目「于祐之金水送情詩」，正名「韓翠輦御溝流紅葉」，簡名「流紅葉」。按此目實為范氏天一閣藍格本《錄鬼簿》著錄。

2.傅大興《元雜劇考》<sup>[6]</sup>著錄：曹本《錄鬼簿》(指曹棟亭本)、《寶文堂書

[4] 吳兆南、魏龍豪，「影迷離婚記Disc CD-R」，(臺北：《相聲集錦》有聲資料，龍說唱藝術群製作，未著年月)。

[5] 馬廉，《錄鬼簿新校注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)，全書138頁。凡如此附註即表示參考全書各節所敘述資料。

目》、《今樂考證》、《曲錄》著錄此劇正名。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元曲選目》著錄簡目「流紅葉」。此劇不見傳本。

該劇原收輯於《永樂大典》雜劇十八，已佚。現存殘曲見於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盛世新聲》、《詞林摘豔》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博山堂北曲譜》、《北詞廣正譜》、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》七書。趙景琛《元人雜劇 沉》<sup>[7]</sup>輯有 韓翠輦御水流紅葉 殘曲【正宮·端正好】一折。

- 3.元·李文蔚有《題紅怨》一劇，孟本《錄鬼簿》（指孟稱舜本）著錄：金水橋題紅怨，六折。顯然與本劇類名實異之劇，且佚。

「于祐之金水題紅怨」這雜劇，就是「紅葉傳情」故事，堪稱「中國情書之祖」，從前看到西式信紙信封，印有一片「紅葉」，旁有英文Red leaves，用者不知，竟用此信封信紙與他（她）爺爺、奶奶通信，頗令人發噱！這劇本事：唐僖宗（874—888）宮女韓氏，以紅葉題詩，自御溝流出，為于祐之所得。于亦題一葉投溝上流，韓氏亦得而藏之。後帝放宮女三千人，于適娶韓，既成禮，各於笥中取紅葉相示，乃開宴曰：予二人可謝媒人。韓氏又題一詩云：「一聯佳句隨流水，十載幽情滿素懷。今日卻成鸞鳳友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」這故事普遍傳誦，見於《侍兒小名錄》、《雲溪友議》、《北夢瑣言》、《太平廣記》；本節採自《太平廣記》（已附註<sup>2</sup>），以合於「于祐之」名字。

白樸<sup>[8]</sup>字仁甫（1226）字太素，號蘭谷，本籍隰州（山西河曲縣），後流寓真定（河北正定縣）。父白華字文舉，仕金為樞密院判（金史卷一一四有傳）。白樸幼年失恃，七歲適「壬辰」之亂（1232），元兵攻汴，明年金亡；白華隨金哀宗完顏守緒出奔。白樸鞠養於通家父執元好問家，遂挈北渡。白樸因受元好問薰陶，讀書穎悟，為後進之翹楚，及長絕意仕進。中統（1260—1264）間，東平五路萬戶史天澤，屢薦於朝，堅辭不就，壯遊大江南北。至元一統後，徙家金陵，與遺老輩寄情詩酒。暮年北返故里，以子白賁而貴，贈嘉議大夫、太常禮儀院太卿。元皇慶元年（1312）尚在世，享壽八十六歲以上，著有《天籟集》行於世。又作

[6] 傅大興，《元雜劇考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5），全書429頁。

[7] 趙景琛，《元人雜劇 沉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），全書172頁，題紅葉，頁6-10。

[8] 孫楷第，《元曲家考略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《元曲研研》第五篇，1984），白樸傳戊稿，頁155-156。元代劇作家傳記，有各種說法，此詳彼略，未見肯定著述。本稿所敘述關漢卿、馬致遠、王實甫、庾吉甫，諸家，係折衷各家較為可信者，參考書籍博雜，恕不再列舉書目。

雜劇十五種，現存二種：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及《裴少俊牆頭馬上》。世人以元曲四大家之一稱之，以其年代與造詣論之 關、白、馬、鄭為妥。白樸高華雄才，情深文明。

## (二) 張忠澤玉女琵琶怨

該劇為元初劇作家庾天錫（吉甫）所作。

據馬廉《錄鬼簿新校注》著錄：《琵琶怨》簡名。注：「曹、孟二本作玉女琵琶怨。」《今樂考證》，《曲錄》著錄正名。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元曲選目》著錄簡名。該劇已佚，亦未見殘曲傳於世，本事亦未見有書籍涉及，我非常誠懇希望本稿審查的學者、專家、博士給一點指引；在沒有得到指導之前，此節也未能空白，原諒我旁稽曲籍，試探索它的本事，也未知「胡謔」到了甚麼地步：

宋元南戲，有佚名《琵琶怨》一種，有人將它比著庾天錫的《琵琶怨》，更有人將它與馬致遠《青衫淚》雜劇並埒，因未敘述理由，暫時不便相信。我懷疑張宗澤為劇中男主角的名字，類似傳說中蔡伯喈忘恩負義的人物，不然會令「玉女」抱琵琶怨呢？在關漢卿 散套<sup>[9]</sup>中：「敗葉紛紛擁棄石，修竹珊珊掃窗紗。黃昏近，愁生砧杵，怨入琵琶。」描寫一位操持砧杵井臼的婦人，抱著琵琶，感慨自己遇人不淑。最明顯的，還有元中葉孫季昌【正宮·端正好】套曲 集雜劇名詠情（相當於本稿第四節相聲「離婚記」）「尾聲」有云：「後庭花歌殘玉樹聲，琵琶怨淒涼不忍聽：比題橋相如特寡情，秋胡不老成。想則想，關山遠路程，恨則恨，衣錦還鄉不見影！」所謂「寡情」、「不老成」，都是指責對方不講道義，不念舊情，另結新歡。明朝朱有燾《劉盼春守志香囊怨》雜劇，那劉盼春數戲目時，也提到「有一本寄恨銀箏怨。」「箏」與「琵琶」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撥弦樂器，在古代文學家常常將它混稱。白樸有一劇簡名《銀箏怨》，但不能與該劇相提並論，它有正名「薛瓊瓊月夜銀箏怨」，當然與「玉女琵琶怨」不相干，反而接近於《香囊怨》雜劇的戲目。從元朝到明朝都有人提到此雜劇，可見它影響世道人心，是相當深刻的。我猜想該劇可能是明初五大傳奇中《蔡伯喈琵琶記》未有改寫以前，它是一個「五雷轟頂蔡伯喈」的故事。明除渭《南詞敘錄》宋元舊編南戲目錄，有「趙貞女蔡二郎」注云：「即舊伯喈棄親背婦，為暴雷震死，里俗妄作也，實為戲文之首。」它相當於現代京戲「劍美案」 趙五娘琵琶尋夫，陳

[9] 傅惜華，《全元散曲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9），全書1,924頁。

世美不認前妻。

庾天錫字吉甫，大都人（北京市）。省部員外郎，除中山府判，所作雜劇十五種俱佚，現存散曲小令七首、套數四種。天錫曲詞創作力，與關漢卿並列。貫雲石《陽春白雪序》云：「關漢卿、庾吉甫造語妖嬌，卻如小女臨懷，使人不忍對牀。」《錄鬼簿》賈仲明弔馬致遠詞：「漢宮秋、青衫淚、戚夫人、孟浩然，並庾白關老齊眉。」即讚置馬致遠與庾天錫、白樸、關漢卿是四大巨臂，可見庾的年紀在三大家伯仲之間。馬致遠他參考年齡生於元憲宗蒙哥元年（1251），卒於英宗至治元年（1321）之間，得年七十餘歲。庾天錫介於他們年齡中，應無疑義。

### (三) 老令公刀對刀

藍采和唱：「老令公刀對刀，小尉遲鞭對鞭。」我曾懷疑它是一個劇本：一個是「老」，一個是「小」；一個是「刀」，一個是「鞭」，為了曲詞對仗，就如此掛搭在一起？但它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兩個劇本？我也不放棄這個假設，先敘述「老令公刀對刀」吧。

《元曲選》戊集，收有朱凱雜劇一本，這是一個孤本，沒有第二種板本。它的簡名「昊天塔」，題目「瓦橋關令公顯神」，正名「昊天塔孟良盜骨」。該劇演宋代楊門虎將故事（最近新上演一部電視劇「楊門虎將」）。楊業「老令公」（正末扮），被困虎口交牙峪，命喪兩狼山，宋將孟良赴幽州昊天塔盜令公骨殖，劇中口口聲聲稱楊業為「老令公」，在他劇中少有此稱呼。並說「他家裡有個使金刀的。」【雁兒落】曲：「他叫做楊令公手段能。」該劇內容瑣碎，被京劇取材編成了四劇：「托兆」、「碰碑」、「洪羊洞」（分六郎歸天、孟良盜骨）、「五臺會兄」，都是傳統老戲，不是新編本。「老令公刀對刀」是否就是此劇？請視為「假設」，待看到了「小尉遲鞭對鞭」本事，也許會認為用「老令公」是屬修辭學問題。

朱凱字士凱，籍里不詳。自幼沉默與人寡和，擅製小曲，有《昇平樂府》等書著述。所作雜劇二種：《劉玄德醉走黃鶴樓》與本劇目，皆傳於世。他與鍾嗣成是好朋友，鍾著《錄鬼簿》，有他在至順元年（1330）九月作的序文。嗣成生於世祖中統十一年（1275）前後，卒於至正五年（1345）以後，年七十餘。朱凱年代應該與鍾嗣成不相軒輊。

### (四) 小尉遲鞭對鞭

明臧懋循《元曲選》丙集，輯有佚名的「小尉遲」雜劇簡名。它的題目「老尉遲鞭對鞭當場賭勝」，正名「小尉遲將尉遲將認父還朝」。該劇搬演唐代將軍尉遲

敬德，為定陽王劉武周的部將，降唐後，遺有一子名尉遲保林年三歲，託院公宇文慶撫育，後認劉季真為父，改名劉無敵。20年後，敬德奉命與劉季真作戰，劉無敵迎戰。臨出兵前，宇文慶告知劉無敵真實身分，為尉遲敬德親生子。並將敬德當年留下的披掛，其中有一條「水磨鞭」；父子對陣時，「兀的水磨鞭信物在此。」於是父子在陣上對上「虎眼竹節鞭」，骨肉親子相認，保林擒劉季真投唐。劇中情節與「小尉遲鞭對鞭」合，因為提出「水磨鞭」對證，是小尉遲保林。

該劇與元羅貫中小說《說唐演義》，第63、64回故事大致相同。如伍雲召之子伍登為朱燦收養，改名朱登，兩相比較：伍雲召為尉遲敬德，伍登（朱登）為尉遲保林（劉無敵），宇文慶為秦瓊，劉季真為劉黑闥，其密合如此。

該劇四折，曲詞與聯套，與元人雜劇早期作品程度相當，似應為早期元人之作。然而此劇有另一板本，為明趙琦美脈望館《鈔校古今雜劇》，題目「老尉遲鞭對鞭父子團圓」，正名「小尉遲將認父歸朝」。有趙琦美「乙卯年（萬曆四十三年，1615）四月廿一日校內府本」手記。清錢曾《也是園書目》著錄，為明朝內府演戲「唐朝故事」本。臧懋循《元曲選》輯本，應與原劇本接近，是一齣正經戲，在內府伶工演戲，就粗製濫造了。茲以第一折劉季真上場詩為例，《元曲選》本為：帥鼓銅鑼一兩敲，轆門外列英豪。三軍報罷平安喏，緊捲旗旛再不搖。」內府本前三句相同，第四句改為「一夜夫妻百日恩」，簡直荒唐無稽。《元曲選》本，梓板於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顯然是一種正式傳唱的流行腳本。

該劇作家無考。

### (五) 三王定政臨虎殿

「三王定政臨虎殿」此劇，在任何曲目著錄之書所未見。但我相信《藍采和》雜劇之作者，是對戲曲有修養之士，決無誑言，使我不敢否認它非雜劇戲目。

藍格本《錄鬼簿》、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元曲選目》在關漢卿著作劇目中，有「立宣帝」一目。曹本《錄鬼簿》、《今樂考證》、《曲錄》在關目中，有「丙吉教子立宣帝」；《錯立身》南戲唱：「丙吉殺子立宣帝」，「殺」字為「教」字之誤（見永樂大典南戲原鈔本）。「立宣帝」與「三王定政臨虎殿」有否相干？我因對漢代歷史頗有興趣，先後發表《漢代音樂文化》蕪文二十餘篇（載師大音研所學報、美育月刊、故宮月刊等），尚覺得是有蹤跡可尋，特抒管見，就正此道專家！

據漢班固《漢書》<sup>[10]</sup>卷十八 宣帝紀：宣帝劉詢是武帝劉徹的曾孫。生數月遭「巫蠱」事，太子、皇孫皆遇害。劉詢在襁褓中，猶繫邸獄。廷御監邴吉憐劉詢赤子無辜，使女徒乳養，私給衣食，視遇有恩。「巫蠱」事數年不決，劉詢賴邴吉照護，受到良好教育，在民間十八年之久，深知閭里姦邪。武帝子昭帝劉弗陵崩，無嗣。霍光建議皇太后，立武帝孫昌邑王劉賀為嗣君。劉賀立二十七天，大行宣帝尚未殯葬，他就荒淫無度，用「樂府」樂器「擊鼓歌吹作俳唱」。現四川成都天迴山漢墓出土「擊鼓說唱俑」，就是漢俳優的實證。劉賀如此昏庸，霍光等便廢除劉賀，迎立劉詢入宮，是為宣帝。本始元年（前 73）宣帝即位，詔曰：「故丞相安王侯敞等，居位守職，與大將軍光，車騎將軍安士，建議定策，以安宗廟。」所謂「故丞相」就是楊敞，他是史學家司馬遷的女婿，「大將軍光」就是霍光，他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弟弟。「車騎將軍」就是張安士，他是酷吏張湯之子。此三人正是「三王」，他們「建議定策，以安宗廟」，豈不是「三王定政臨虎殿」，如果考證不錯，該劇實是關漢卿的「丙吉教子立宣帝」這本雜劇了！

漢代是將「三王」並列的，如《漢書》卷六十六 楊敞傳 云：「楊敞為軍司馬，霍光愛厚之，後遷御史大夫，昭帝代王訢為丞相，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，即位月餘而薨，謚敬侯。」因此詔書稱「故丞相。」又《漢書》卷六十八 霍光傳 云：「丞相臣敞，大司馬大將軍臣光，車騎將軍臣安士。」就是廢劉賀立宣帝劉詢的「定政」（漢書稱「定策」）關鍵大臣。

關漢卿號己齊叟，大都人。官本太醫院尹，正相當於現代著者的一本書名：《大醫院的小醫生》。他是全才的戲劇家，所作雜劇 60 餘種，現存 17 種。他的生卒年代，迄今難作肯定，但他非金遺民，其生年在蒙古太宗乃馬真后稱制元年，與定宗海迷失后稱制三年之間（1241 - 1250），卒於延祐七年以後，泰定元年以前（1320—1324），這是趙景琛《元人雜劇 沉》引孫楷第的證論。

#### (六) 詩酒麗春園

「詩酒麗春園」這本雜劇，有三個可疑似的作者？劇本也失傳了。

1. 馬廉《錄鬼簿新校注》著錄作庾天錫作。題目「宋公明火伴梁山泊」，正名「黑旋風詩酒麗春園」，簡名「麗春園」。注云：「案曹本作蘇小春麗春園，王本春作卿，注云，卿原作春，從鈔本。孟本作麗春園甘州者。太和正音譜作

[10] 漢·班固，《漢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），廿五史新校本。

麗春園二本。高文秀、王實甫均有此目。」

2. 同上書著錄高文秀作。題目「宋公明火伴梁山泊」，正名「黑旋風詩酒麗春園」，簡名「麗春園」。此劇目與庾天錫所作完全相同。但《太和正音譜》作高文秀「次本」，就劇之題目觀察，似為草莽性戲曲。
3. 同上書著錄王實甫作，簡名「麗春園」。注云：「案曹本作詩酒麗春園，太和正音譜作麗春園、二本。孟本不載此目。高文秀，庾吉甫均有此目。」

以上三位作家庾吉甫、高文秀雜劇題目、正名相同，但有「次本」之分，假定他們是同名異實之作。王實甫僅作「詩酒麗春園」一目，在《藍采和》雜劇中，藍云：「我試數幾段脫剝雜劇」；鍾離云：「不要！別作一段。」藍便唱：「都不如詩酒麗春園」。「脫剝雜劇」是武劇，大概像現代京戲「夜戰馬超」，兩個演員光著膀子對打；既然不要武劇，那麼「詩酒麗園」就是幽雅的文戲，況且王實甫作曲的風格，是文采派 綺麗纖穠系的大作家。

王實甫名德信，大都人，生平不詳。元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將他劃在泰定元年（1324）前已逝世作家，自非孫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（已注8）所說，他是元官至中書省右丞知經筵官事王結的父親。王實甫以《西廂記》雜劇享譽於世，共有四十多種板本流傳。宮天挺（1260—1329？）《范張雞黍》雜劇中，第一折【哪叱令】中一段曲白，涉及《西廂記》：「[王仲略]云：「春秋這的是莊家種田之事，春種夏鋤，秋放冬藏，咱秀才每管他做甚麼？」[正末范巨卿]云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是讀書的《春秋》。」[王仲略]云：「小生不曾讀《春秋》，敢是《西廂記》？」從這段曲白，表示王實甫的年代，比宮天挺為早。古典劇類似旁證引用前人劇目，判斷作家先後年代，也是考據方式之一，如佚名《留鞋記》雜劇，有一曲詞云：「有待月鶯鶯不姓崔」，又「到教我楚館塵昏玉鏡臺」，表示此劇在《西廂記》與《玉鏡臺》兩劇之後的作品。

### (七) 雪擁藍關馬不前

「雪擁藍關馬不前」該劇疑為趙明道所作，明道亦作明遠。錢曾《也是園書目》著錄趙明遠「韓退之雪擁藍關記」；高儒《百川書志》著錄有「韓文公雪擁藍關記、二卷」，疑為小說，未載作者姓氏。紀君祥著有《韓湘子三度韓退之》，簡名「韓退之」。《藍采和》雜劇第一折，藍采和唱【油葫蘆】數雜劇名用「先天」韻，為合軋押韻，將趙明道《藍關記》唱成「雪擁藍關馬不前」。

唐，韓愈（768—824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韓湘詩<sup>[11]</sup>：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欲為聖朝除弊事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雲橫秦嶺家安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將吾骨瘴江邊。」據劉昫《舊唐書》<sup>[12]</sup>卷一百六十一列傳一百一十「韓愈傳」云：「鳳翔法門寺，有護國真身塔。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，其書本傳法，三十年一開，開則歲豐人泰。（元和）十四年（819）正月，上令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，持香花至臨泉驛迎佛骨，自光順門入大內，留禁中三日，乃送諸寺。王公士庶奔走捨施，惟恐在後。百姓有廢業破產，燒頂灼臂，而求供養者。愈素不喜佛，上疏諫。疏奏，憲宗（李純）怒甚。間一日，出疏以示宰臣，將加極法。乃貶為潮州刺史。」

1987年西安扶風縣法門寺重修佛塔，清理地基時，發現數千件佛教文物，而珍藏其中的佛指舍利，也重見於世。民國91年（2002）經由臺灣佛光山寺啟請佛指舍利來臺供養瞻禮<sup>[13]</sup>，於2月22日啟駕蒞臺，3月31日返旆西安，先後37天，駐錫臺灣大學體育館，三峽金光明寺，高雄縣佛光山寺，供信徒膜拜，約二萬餘人參加法會，稱為「佛指舍利千年再現」，旨在宏揚佛陀智慧慈悲象徵，對自覺反省淨化人心，有無上功德存在。

趙明道亦作趙明遠，大都人。曾作雜劇二種：《牡丹亭》與《范蠡歸湖》。《錄鬼簿》賈仲明對他的弔詞有詳細敘事：「鍾公鬼簿應清朝，范蠡歸湖手段高。元貞年裡《昇平樂章》歌汝曹，喜豐登雨順風調。」按《昇平樂章》即朱凱的《昇平樂府》，其中收集了趙明道的曲子。元朝元貞、大德年間（1295—1307）是元統一中華已20餘年了，政局相對穩定，經濟亦趨繁榮，民生樂利，稱得上是「雨順風調」的豐登時代，元人雜劇也因勢利導，發展開來；明道的曲子在「茶坊」、「勾肆」活絡起來，大家都愛唱聽他的曲子。由此可見趙氏是「元貞年裡」的作家，大致與朱凱同時，年齡但比朱凱長一些，所以朱集子裡才會收集到他的作品。

## 六、《藍采和》雜劇著作的年代推測

根據上節所述七劇（或六劇，三、四可能是一劇），所涉獵到的劇作家，有些

[11] 高步瀛，《唐宋詩舉要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3），韓退之，頁606。

[12] 後晉·劉昫，《唐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9），廿五史新校本。

[13] 「中國時報電子新聞專輯」（有圖版）下載，曾向中國佛教會查證。

是有生卒年可考的，有些是有事跡可考的，有些是有相關資料可以佐證的，由於這些質材，對推測《藍采和》雜劇著作年代，有相當裨益。如白樸的生卒年代為1226—1309年（據吉川幸次郎《元雜劇研究》<sup>[14]</sup>附錄年表）。庾吉甫是關漢卿、白樸、馬致遠「齊眉」的老朋友，他們年齒相若，求其年代「中數」（統計中數），似為1240—1318年。朱凱序鍾嗣成《錄鬼簿》正確年代是1330年；鍾的生卒年代，大致在1275—1345年。關漢卿年代，大致在1245—1322年。王實甫年代，在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成書於1324年，馬致遠已是「典型」人物；宮天挺作《范張雞黍》雜劇，提到《西廂記》，范卒於1329年，兩者大致相若的。趙明道是「元貞」年間民俗曲藝家，享譽於時，生活在1313年毫無疑義。以上這些作家都很健康長壽，並非「七十古來稀」之人。根據這些標本相當保守推測，白樸年紀最長，朱凱寫序年代最晚，先後為1226—1330年已達一百年。白樸不可能拿著劇本來脫胎，他寫《紅葉怨》雜劇，最早也在1251年遊順天之後，看到帝京景物，聯想到御溝題紅葉故事，便在1256年，年三十歲開始寫作！比較有可能性。

基於上述觀點，《藍采和》雜劇著作年代，似應於1256—1330之間，較可能的「中數」是1293年，這時正是元世祖忽必烈汗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，也是元代雜劇作家最旺盛之年，雜劇的傑作都產生於此際會之中，作家亦多北方大都籍人氏。我推測《藍采和》雜劇著作年代，並非完全肯定在1293年，最好還讓它有五年（或十年）前後游移年代，那麼它與上述各種條件都契合了！

## 七、《藍采和》雜劇作家的年代推測

人文科學的研究，除了用科學（包括「樸學」）方法考據它以外，而它的本體就具有若干建構的實證材質的存在，這種邏輯性的模式，過了這段時期，便成為「後現代主義」；所以《藍采和》雜劇的年代，就普遍存在有當年元人雜劇共同的基因，由這些因素解析，對於它的年代研究與作者寫作的意境、時代，也有一定的幫助。現在從它的「宮調」、「套數」、「曲韻」三方面作一探索。

### （一）《藍采和》雜劇的宮調選擇

鄭騫師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<sup>[15]</sup>本，是現代傳世唯一未經後人妄加改動的曲

[14] 吉川幸次郎著、鄭清茂譯，《元雜劇研究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），附錄，頁163-175。白樸生卒年與註8有差異。

[15] 鄭騫，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），全書460頁。

集，保存元代劇本原始面貌的第一手資料。它雖數量不多，而含蓋面卻也相當廣泛，堪作研究元曲比較的範本。

首先，就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「宮調」方面比較，除楔子不計，第一折用【仙呂宮】占100%；第二折用【南呂宮】占37%；第三折用【中呂宮】占47%、【正宮】占13%；第四折用【雙調】占53%。《藍采和》雜劇：第一折用【仙呂宮】；第二折用【雙調】；第三折用【正宮】；第四折用【南呂宮】，它應用的「宮調」有75%，都與當時「宮調」相符，證明它也算是相當模範式的。

「宮調」<sup>[16]</sup>就是一隻曲子終了的「結聲」問題。如一曲其結聲於五音的「宮」聲，就稱為「宮」；結聲於五音的「商、角、徵、羽」聲，就稱為「調」。音階被用為曲調的「主音」不同，則曲調的神情便不相同，各具調性的涵吟。元人雜劇祇用五「宮」——正宮（相當於西樂的C調）、中呂宮（降E調）、南呂宮（G調）、仙呂宮（降A調）、黃鐘宮（降B調）；四「調」——大石調（D調）、雙調（F調）、商調（降B調，雖與黃鐘宮是「等音音程」，因由無射主調，前者是一度音起調，後者是二度音起調）、越調（C'調）。這些都是溝通中西音樂的常識。

## (二)《藍采和》雜劇的聯套模式

「宮調」是由各個單隻曲子（如「點絳脣」）所構成，這種組織的模式，稱為「聯套」或「套數」，相當西洋音樂的「樂章」。【點絳脣】它們也稱「曲牌」或「曲牌子」，是一小小的曲體，由唐詩、宋詞演變而來，經過歷代試唱、試聽，而情趣盎然。本宮的「曲牌」與他宮的「曲牌」，在字句、長短、韻律各不相同，形成各個「曲牌」的樂語各自結構、與其相互間產生聯絡、對比、呼應等等關係。這隻「曲牌」的精氣神，是寄託在創格曲譜人的手法上；「曲譜」用來歌唱的稱「宮譜」（俗稱「工尺譜」），用來填曲的稱「詞譜」，前者如清朝莊親王允祿纂修的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》，後者如清李玉輯的《北詞廣正譜》。

「聯套」<sup>[17]</sup>即由「曲牌」聯絡而成，有沒有規範可循？大約按當代風氣習慣，用十餘隻曲子最普遍，二十隻以上就極少，可是佚名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雜劇第

[16] 陳萬鼎，《中國古劇樂曲之研究》，（臺北：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，1974），「宮調」，頁31-53。這是一本研究中國元雜劇，明傳奇音樂的書，用西洋音樂樂理，解釋中國古代劇曲音樂。

[17] 孫玄齡，《元散曲的音樂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上冊 附錄曲牌組織形式，頁163-175。

四折祇用三隻曲子，算是特例。《藍采和》的聯套：第一折【仙呂·點絳脣】套數用了八隻「曲牌」，它與佚名《隨何賺風魔蒯通》雜劇相似（多「金盞兜」一曲）；第二折【南呂·一枝花】套數用了七隻「曲牌」，它與鄭廷玉《包待制智勘後庭花》雜劇相似（多「牧羊關」二曲）；第三折用【正宮·端正好】套數用了六隻「曲牌」，它與佚名《朱太守風雪漁樵記》雜劇相似（多「脫布衫」二曲）；第四折【雙調·新水令】套數用了八隻「曲牌」，它與石君寶《李亞仙詩酒曲江池》雜劇相似（無「慶東原」、「沽美酒」，有「沉醉東風」、「雁兒落」）。上述對比的四種雜劇，鄭廷玉與石君寶都是元雜劇早期名劇作家；《蒯賺通》與《漁樵記》雖作者佚名，而劇的本身是最優質的，一直流傳後世。尤期《漁樵記》現代上海崑劇團仍在搬演，曾來臺灣國家劇院獻藝，受到觀眾歡迎，還有精美的錄影帶發售。

由於上述「聯套」情形，可以推測《藍采和》雜劇的作者，可能是元「蒙古時期」後世紀，「一統時期」前世紀，似可假定為西元 1260—1305 年在劇壇生活的人？

### (三)《藍采和》雜劇曲韻的特色

元曲因歌唱的關係，幾乎每句都須用韻，加上句末的四聲界限不嚴，更足以增加曲詞的流暢感。現代研究元劇用韻，以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<sup>[18]</sup>為準，該韻書分為 19 部，是當時歌場所用北方聲韻，而且多用關、白、馬、鄭作品用字彙編而成。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各劇用韻，以「江陽」韻比率最高，占全部 12%，以下依次「庚青」韻占 11%，「魚模」韻占 9%，「支思」、「齊微」、「蕭豪」、「尤侯」各占 8%，「皆來」、「先天」占 7%，「寒山」、「家麻」各占 4%，「真文」、「歌戈」、「車遮」、「侵尋」各占 3%，「東鍾」占 2%。「桓歡」、「咸監」、「廉纖」為零。檢討《藍采和》雜劇用韻：第一折用「先天」韻，第二折用「庚青」韻，第三折用「歌戈」韻，第四折用「齊微」韻，它的用韻，應算是很合乎時代潮流的。譬如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呈零次出現的「咸監」、「廉纖」這類閉口韻，在元末明初就甚流行，說明文藝的風尚如此。《藍采和》不僅用韻合律，而且還許多特點，試舉一、二例如下：

[18] 元·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《歷代詩史長編二輯》，1974），第一冊本，此板本校勘精審，為此書之冠冕。

一位作曲高手，它的劇情構思，會獨具匠心以外，在宮調選擇，聯套的佈置，講求合律，尤其在填詞方面，往往會用些「險韻」，讀之感覺拗口，但在韻書中一查，是符合聲律規矩的，由這方面表現了作者才華，令人暗中欽佩。《藍采和》雜劇作者，是否果然如此，很難確定是非？至少我可以舉出一、二則供讀者先生欣賞。《藍采和》雜劇第二折曲詞：

〔末〕(藍采和唱)：【南呂·一枝花】「白蓮插玉瓶，黃篆焚金鼎。斟一盃長壽酒，掛一幅老人星，來賀長生。感承你相欽敬，量小人有甚麼能？動勞你火伴鄰里街坊，謝承你親眷相知弟兄。

這隻曲子用「庚青」韻(中原音韻十五部)，「兄」字在此曲中讀來格格不入，可是它在「庚青」韻陰平中合律，算是特殊用韻，恐怕是填給「內行」看的。「兄」(ㄒㄩㄥ)字在《詩韻集成》<sup>[19]</sup>為下平聲「八庚」韻；宋蘇東坡送張軒民寺丞詩：「與子相逢亦弟兄」。在元朝曲家杜善夫，寫莊家不識勾欄描寫元代戲班經營管理散套，十分享名。他是東平路行軍萬戶嚴忠濟的門客。忠濟<sup>[20]</sup>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，行浙江省務，卒於至元三十年(1293年)。杜善夫被小人在忠濟面前進讒言，兩人產生嫌隙，後來杜善夫寫了一首謝嚴相詩：

高臥東窗興已成，簾鉤無復挂冠聲。

十載恩愛淪肌髓，祇說嚴家好弟兄。

可能就因為「好弟兄」展露了才情，重歸於好。嚴忠濟也擅作散曲，我想他也是戲迷，對《藍采和》這齣戲，可能很喜愛，作有【雙調·壽陽曲】：「三閭些(讀「呵」音)，伍子歌，名利場幾人看破，算來卻不如藍采和，被幾文錢，把這小兒瞞過。」(元史卷一四八列傳等書)這一條資料，對於我推測《藍采和》年代有些輔助作用，在嚴忠濟生前確曾見到藍劇上演，而且感慨世俗！

類似藍劇作家暴才揚己的文字，還有甚多，因恐篇幅有限，恕不詳贅。總之，《藍采和》雜劇作家雖然佚名，但劇中有許多特質，足以顯示他的年代，傾向於元太宗窩閣臺取中原後，至世祖忽必烈汗一統初年的隱名劇作高手。

#### (四)《藍采和》雜劇的盛行

從以上各項看，《藍采和》雜劇在當年是相當流行的。此外，元耶律鑄

<sup>[19]</sup> 盧元駿，《詩詞曲韻總檢》(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3)，本書收詩詞曲韻書五種，全書327頁。

<sup>[20]</sup> 陳衍，《元詩紀事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1)，全書782頁，本稿引用元人詩文集資料甚夥，未予註記。

(1221—1285年)父耶律楚材，是漢族免於被元人殺絕的阻諫恩人(見 耶律公神道碑)。由金入元，善屬文，尤工騎射。父卒，嗣領中書省事，著有《雙溪醉隱集》(四庫全書本)卷六 為閱俳優諸相贈優歌道士 詩：

一曲春風踏踏歌，月圓明似鏡新磨。

誰遊碧落騎鸞鳳，記姓藍人是采和。

這首詩與宋李昉《太平廣記》藍采和傳的內容完全符合，而《藍采和》雜劇也非常忠實於廣記的敷演，可見這段時間中(指本稿推測年代而言)，是非常受到歡迎的戲曲。

## 八、現存《藍采和》雜劇板本考略

民國元年(「壬子歲暮」1912年)王國維著《宋元戲曲考》(亦稱宋元戲曲史)時期，所徵引的元人雜劇，僅116種，亦即當年所流傳於世之元人雜劇數量。其中包含清黃丕烈士禮居舊藏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，元臧懋循《元曲選》100種，以及元王實甫《西廂記》雜劇刻本五種，以上三種曲叢去其名目相同重複者，合計如上數量；可見民國初年研究元劇資料，是非常貧乏的。考覈此種情形導致的緣因，是基於古代社會價值，與正統文學觀念，一般人士以科舉為正途出身，學優而仕，文人與官僚合為一體，鄙視小說、戲曲為市儈優伶手筆，「厥品卑微，作者弗貴」(四庫全書提要)，元、明、清三朝正史《藝文志》皆不予著錄。然自民國8年(1919年)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，小說、戲劇、民俗曲藝重新賦予文學地位，國內圖書館為供研究者需求，銳意訪求，以競張新潮流，文藝、戲曲、小說，收藏豐富，可惜鬱埋沉晦，迄至20年代，亦毫無所獲！

### (一)《漢離鍾度脫藍采和》雜劇發現

民國18年(1929年)吳梅著《元劇研究》時(世界書局本)，所知見元人雜劇，除與王國維所見相同外，稍增三種：《豫讓吞炭》、《風雲會》、《赤壁賦》雜劇；前二種注「今藏江蘇第一圖書館」，後一種注「此種新發現」，未知出處？先是，民國16年(1927年)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(即吳梅所稱第一圖書館)，遍查庫藏，發現浙江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善本書中，有元明雜劇 27種，收集整理輯印《元明雜劇》曲叢發行。其中屬元人雜劇者 19種，明人雜劇者 8種，此時新發現元人雜劇，非王國維所見者 5種：《豫讓吞炭》、《風雲會》(為羅貫中著應為明劇)、《赤壁賦》、《藍采和》、《猿聽經》。難得《藍采和》雜劇發現，使我們對

元代戲班史研究有了依憑與津梁。關於它的發現經歷與度藏源流，請參考拙著中國近六十年來元明雜劇之發現<sup>[21]</sup>一文，茲將該劇刻本列舉如下：

## (二)《藍采和》雜劇現存板本

### 1.古名家雜劇本

舊題「明玉陽仙史」輯，署「萬曆十六年（1588年）龍 徐氏梓行」。根據楊家駱師考證，「玉陽仙史」為王驥德別號，精於曲學，著有《曲律》一書行於世，明天啟四年（1632年）以前卒。清嘉慶年間（1796—1820年）顧修《彙刻書目》卷十七著錄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集，每集收雜劇5種共40種。其中元人雜劇27種，明人雜劇13種，在元人雜劇中，並沒有《藍采和》雜劇？致誤原因，是此曲叢後有續輯，名曰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，板式與《古名家雜劇》完全相同，不詳考各種書目，則難以辨其正誤！

《古名家雜劇》及其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，究竟收有元明雜劇多少種？在明趙琦美《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》中，就有55種，去其重複顧修《彙刻書目》10種以外，實得45種；如果加上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本20種，及尚知其目未見其書13種，在目前至少是梓行78種，且有甚多為顧修《彙刻書目》所收之未備者。

《古名家雜劇》本行款：每半葉10行，行21字，劇中科白用小字，低一格，行20字。匡高20公分，寬16公分，白口、單欄、板心記雜劇簡名，簡名下有「四卷」二字，即此劇「四折」之意，下記葉碼。每種首行刻該劇總題（正名），次行刻作者姓氏，如不知姓氏者，全行或半行作「墨釘」（即留有木板未刻塊板，待知道姓氏後，再行補刻）。第三行刻「折數」，然後本文開始。全劇終了，最後二行刻題目與正名。字體楷書端凝，板面極為整飭。脈望館的藏本，書中有趙琦美硃筆圈點，類似句逗，因非戲曲專門學者，偶有句點錯誤之處；各劇或有跋語記事簡單，無關於板本宏旨。

現知見《藍采和》雜劇傳本，皆稱「古名家雜劇」本。脈望館藏本經趙琦美標記於首行書眉「淘真類道」數字，及曲詞錯字改正與句點。

### 2.新續古名家雜劇本

根據上述顧修《彙刻書目》卷十七著錄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集，每集收雜

[21] 陳萬鼎，近六十年來元明雜劇之發現（上、下）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圖書季刊》，2:1，2（1971.7，10）），頁45-62，19-45。本文曾有轉載，但原文有詳細附註，資料充實。

劇4種共20種。其中元人雜劇15種，明人雜劇5種，板本行款與《古名家雜劇》相同。（圖一）該曲叢宮集第四目為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，實為本稿論著主體之劇。何以此劇不收入正集中，卻被視為《古名家雜劇本》？按孫楷第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一文（此文係專為發現脈望館雜劇而作，長達數萬言），及國立北平圖書館接收脈望館藏曲時，亦鑒定為《古今名家雜劇》，實因《古名家雜劇》與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板式完全相同，同時也未發現顧修《彙刻書目》卷十七之著錄，沿訛襲誤，迄今未見訂正。近年許多新發現之書，往往見於顧修《彙刻書目》著錄，足見當年博採功深，有益於後世。茲特敘述原委，與編目同仁共勉。



圖一：《漢離鍾度脫藍采和》雜劇書影，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本。

### 3.元明雜劇本

江蘇省立圖學圖書館景印舊刊本。此曲叢為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善本，有丁丙（1833—1899年）著《八千卷樓書目》二十卷。丁氏兄弟傳承祖業，生平喜藏刻鄉邦文獻。「太平天國」攻陷杭州，文瀾閣四庫全書慘遭破壞，丟棄滿街；丁丙暗中令人收拾，亂後將收拾散失各書，復歸還文瀾閣，又重出家藏補缺佚書，清廷以有功於石渠，欽加四品秩獎勵。後宣統三年（1911年）丁氏家人經商失敗，不勝負荷巨額公私帑債，以7萬5千大洋之代價，售歸國家，當時成立江南圖書館度藏，館址江蘇省鎮江市，現在稱南京圖書館特藏部。

《八千卷樓書目》卷二十，集部「詞曲類」，收元明清三朝散曲、雜劇、傳奇270種，有「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雜劇一卷，不著撰人名氏，明刊本。」該圖書館總目，凡屬八千卷樓舊藏之書，皆註明「丁書」字樣，不沒其實，軫念其功；且丁書多鈐有「吐芬室」、「世家」、「古雁宕里」、「吐芬居」等等藏書之章。該館影印《元明雜劇》二十七種不分卷，六冊，民國18年（1929年）發行，本稿已敘述於前文。該曲叢有館長柳貽徵跋，諸劇板本不一，就其行款考核，至少有四種板本。如《藍采和》、《羅李郎》二種，與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本，無一處不同。惟所題「宣德刊本」（1426—1435年），大約是根據明周憲王朱有燾所著《香囊怨》雜劇年款，誇耀其為舊槧珍貴。該館總目1959年重印一次。

### 4.陽春奏本

明黃叔字正位輯，卷首有于若瀛序，明萬曆三十七年（1609）梓行。此目見於《彙刻書目彙編》（請注意此書名），此書與上述顧修《彙刻書目》非同為一書，而為民國16年（1927年）元月沈博元編，18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，無錫丁氏藏板，為罕見書目之一。

《陽春奏》分八卷，收元人雜劇22種，明人雜劇17種，未知是否是全帙？其卷二第四目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雜劇，現已佚亡，僅知此曲叢現存元戴善夫《風光好》、明羅貫中《風雲會》、元馬致遠《陳搏高臥》雜劇三種。此書原藏於北平圖書館，抗日戰爭，曾託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代管；此202箱善本圖籍；於民國54年（1965年）春由美運回臺灣，經教育部核撥前國立國立中央圖書館代管。旋因央圖館長蔣復璁調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，即將該批善本圖書與故宮博物院合作，書即移交博物院管理，迨蔣復璁任院長後，書卻留存於博物院，未能歸建於現國家圖書館，給讀者不便，殊深遺憾！現《陽春奏》曲叢，度藏於士林外雙溪

故宮文獻處圖書館，可供世人參考，海天孤本，令人仰之彌高！至於《藍采和》雜劇影印本，排印本多種，因篇幅有限，恕不置論。

## 九、後記

我於民國54年（1965年）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那段時期，也正是我對元人雜劇研究興趣最熾熱時期；次年，承蒙亞洲協會的中國學術著作出版獎助委員會，出版我的第一部戲曲史著作《元明清劇曲史》1,000冊（原書五百餘頁、五年內售罄，後有增訂本七百餘頁），不無鼓勵。同時工餘之暇，蒐集許多珍貴書目，成《元明清劇曲總目》<sup>[22]</sup>稿本一部，及清戲劇家洪昇、孔尚任研究多種，業已正式印行。後來，我研究興趣轉向於音樂、律學，及天文、曆法、古代算學等研究，倏忽已三十餘年。現在，我對元佚名《藍采和》雜劇研究，等於走回頭路，又從學徒開始；而且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可能這些孺婦皆知的小問題，卻大作其「文章」，疏陋孰甚！俗話說：醜媳婦總得見公婆的面，既然脫稿，不管有沒有「一丁點學術價值，面對現實，聽候專家、學者、博士的教導，總是有益之事。

## 參考文獻

- 吉川幸次郎著、鄭清茂譯。《元雜劇研究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），附錄，頁163-175。
- 佚名（元）。《漢鍾離度脫藍采和》雜劇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楊家駱主編《全元雜劇三編》第五冊，1963），頁2095-2124。
- 吳兆南、魏龍豪。「影迷離婚記 Disc CD-R」，（臺北：《相聲集錦》有聲資料，龍說唱藝術群製作）。
- 李昉（宋）。《太平廣記》（臺北：明倫書局，1971），藍采和記，頁151-152。
- 周德清（元）。《中原音韻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《歷代詩史長編編輯》，1974），第一冊本。
- 孫玄齡。《元散曲的音樂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上冊 附錄曲牌組織形式，頁163-175。

[22] 陳萬鼎，《元明清劇曲總目稿本》，全稿 1,679 面稿紙，著錄古劇款目一萬六千條。每稿子日均有解題及現存板本記事；可惜，未能取得出版機會，塵封三十年矣！本稿21所敘述《藍采和》現存板本，嘗一嚮而可知全鼎矣。如有機構如國家圖書館等？願意出版，筆者願將所收稿費或版稅，悉數捐贈國家文化機關，充作資助青年學者出版書籍之用。我已是接受許多學術機構資助過的人。

- 孫楷第。《元曲家考略》(臺北：里仁書局《元曲研研》第五篇，1984)，白樸 傅戊稿，頁155-156。
- 班固(漢)。《漢書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6)，廿五史新校本。
- 馬廉。《錄鬼簿新校注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)，138頁。
- 高步瀛。《唐宋詩學要》(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3)，韓退之，頁606。
- 陳衍。《元詩紀事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1)，782頁。
- 陳萬鼐。近六十年來元明雜劇之發現(上、下)(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圖書季刊》，2:1，2(1971.7，10))，頁45-62，19-45。
- 陳萬鼐。《中國古劇樂曲之研究》，(臺北：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，1974)，宮調，頁31-53。
- \_\_\_\_\_。《元明清劇曲總目稿本》，全稿1,679面稿紙，著錄古劇款目1萬6千條。
- 傅大興。《元雜劇考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5)，429頁。
- 傅惜華。《全元散曲》(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9)，1,924頁。
- 趙景深。《元人雜劇·沉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)，172頁，題紅葉，頁6-10。
- 劉昫(後晉)。《唐書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9)，廿五史新校本。
- 潘慎。《詞律辭典》(山西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)，定風波 詞100字體，頁185-186。
- 鄭騫。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)，460頁。
- 盧元駿。《詩詞曲韻總檢》(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73)，327頁。

# The Work Age and the Edition Tests of *Lan Ts 'ai-ho*

Wan-nia Chen

## Abstract

*Lan Ts 'ai-ho* was written by anonym in Yuan Dynasty. The drama based on the story of " Eight Immortals " described the living way of drama performers. The generation written by the drama was unknown; however, it could be conjectured between AD. 1288 and AD. 1298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of the drama. The article also narrates four kinds of existed editions as reference.

---

**Keywords ( 關鍵詞 )** : *Lan Ts 'ai-ho* ; Yuan Play ; The Work Age Tests ; The Edition Tests ; San

Wang Ting Chen Lin Hu Tien

藍采和：雜劇；著作年代考；板本考；三王定政臨虎殿

Wan-nia Chen: Retired Research,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;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Music,  
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